

# 中國哲學

第四輯



# 中國哲學

第四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装帧：金戈

封面画：朱雀（汉代石刻）

编辑者 中国哲学编辑部  
出版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1980年10月出版 书号 2002·247 定价 1.60元



## 目 录

-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包遵信（1）
- 怎样看待哲学史上阶级斗争与哲学斗争  
的关系问题……………李锦全（29）
- 专制宗法与中国哲学……………阎 韬（51）
- “五行”探源……………李德永（70）
- 论思孟五行说的演变……………谭戒甫（91）
- 驳“原始五行说”是朴素的唯物论……………詹剑峰（118）
- 庄子《逍遥游》新探……………王仲镛（152）
- 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张恒寿（165）
- 《黄帝四经》思想探源……………魏启鹏（179）



- 从向、郭《庄子注》看魏晋玄学的发展……………汤一介 (192)
- 论李贽哲学思想的实质……………葛荣晋 (214)
- 兼评哲学与政治“等同论”
- 隋唐佛教史稿(续一)……………汤用彤 (235)
- 道教史琐谈……………蒙文通 (308)
- 有关五斗米道的几个问题……………卿希泰 (325)
- 道藏本《道德真经指归》提要……………王利器 (337)
- 龚自珍与公羊“三世”说……………卢兴基 (361)
- 论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何兆武、冯佐哲 (376)
- 群议摘锦……………丹 思 (90、117、164、234、307)



- 蓟下漫笔.....若木 (50、324)  
为“三生万物”进一解.....金生 (151)

 资料与回忆 

- 荀子评注(节选).....傅山 (415)  
谭嗣同论学书札.....文操辑 汤志钧文 (421)  
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二.....侯外庐 (428)  
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顾颉刚 (441)  
哲学回忆录(二)——我在三十年代.....冯友兰 (452)  
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二).....朱谦之 (473)  
一九七八年国外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论文(部分)  
.....北京图书馆社科期刊组 (498)  
《中国哲学》第五辑要目..... (506)



**CHINESE PHILOSOPHY NO. 4**  
**CONTENTS**

-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Bao Zunxi
- How to View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  
Struggles and Philosophic Struggle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Li Jinquan
- Autocratic Patriachal Clan System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Yan Tao
-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Doctrine of "Five Elements".....Li Deyong
-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Doctrine of Five  
Elements" of Zisi and Mengzi...Tan Jiefu
- "Primitive Doctrine of Five Elements" Is  
Not Naive Materialism .....Zhan Jianfeng
- New Finds on Zhuangzi's "Xiao Yao You"  
(A Happy Excursion)...Wang Zhongyong
- The Author and Times of "Zhuangzi:  
Tian Xia Pian" (Sounds of Earth)  
..... Zhang Hengshou



On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Four  
Classics of the Yellow Emperor"

..... Wei Qipeng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as Seen from "Annotations  
on Zhuangzi" by Xiang Xiu and Guo  
Xiang .....

Tang Yijie  
True Nature of Li Zhi's Philosophic  
Thought—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Theory of Equality"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

Ge Rongjin  
A History of Sui and Tang Buddhism (II)

..... Tang Yongtong

A Random Talk on the History of Taoism

..... Meng Wentong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Taoist

Sect "Wu Dou Mi" .....

Qing Xitai  
A Summary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Taoist

Scripture "Daodezhenjing Zhigui"

("Essence of the Tru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Power) ..... Wang Liqi

Gong Zizhen and the Gong Yang Doctrine  
of "Sanshishuo" (Theory of "Three  
Reigns) .....Lu Xingji  
On the Philosophic Thought of Wang  
Guowei.....He Zhaowu and Feng Zuozhe

###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Reminiscences**

Annotations on Xunzi (excerpts) ...Fu Shan  
About the Letters of Tan Zitong on Study  
(collected by Wen Cao).....Tang Zhijun  
An Eventful Road—Reminiscence  
Part II.....Hou Wailu

Mr. Cai Yuanpei as I Know.....Gu Jiegang  
Reminiscences II—I in the 1930s  
..... Feng Youlan  
How I changed My World Outlook (Writer  
on my Seventieth year) (II) ... Zhu Qianzhi



##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包 遵 信

建国以来，围绕着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曾经有过几次争论。回顾这些争论，人们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是否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提出的问题不少，完满解决的则不多。科学上的质难，是启迪智慧的向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问题的提出当作一份珍贵的成果，但向导本身并不就是问题的正确解答。诚然，理论研究的成果，总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能取得，找错了向导因而走了大弯路的事是常有的。但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来说，许多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解决，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自由争论的空气，总是把学术上的是非同政治捆在一起，而由几个理论棍子驰骋论坛所造成的。这一点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罪恶浩劫以后，我们才有了充分的认识。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其他各门学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中，曾经遭受到毁灭性的灾难。不过，“反者道之动”，这帮民族罪人的破坏，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现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更突出地暴露了出来，使我们有可能找出

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来进行自由探讨了。

思想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是紧密相联的。建国以来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曾经几起几落，今天当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时，为了准确恰当地说明它，还是从历史的回顾说起，我想是个较为稳妥的办法。

## 从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说起

说到哲学史方法论，我们首先就会想到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解放以来这个定义一直就被我们奉为“经典”，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它是符合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抓住了哲学史的本质。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定义，还是貌似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规定？

哲学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哲学史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后的事。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哲学史”，直到今天也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日丹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sup>①</sup>按照这个说法，所谓“科学的哲学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部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史<sup>②</sup>，因而人们就有理由提出，唯心主义有没有它“胚胎、发生与发

---

① 《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四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

② 日丹诺夫讲话的原文，第一句是：“Научна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准确的意思则是“哲学底科学的历史”，因而排除对“科学的哲学史”的另一种理解，即：“‘科学的哲学’史”。因此，日丹诺夫这个全称肯定判断的句式如果把它简化，就是：“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史”。

展的历史”呢？虽然日丹诺夫没有一笔勾销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但他却把唯心主义只是当作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赘瘤，完全推到了被审判的席位上去了。所以，他紧接着这个全称肯定的判断之后就又补充说：“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确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始终存在着斗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认识这种斗争。按照日丹诺夫的说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只有斗争性，没有同一性，对立统一这一普遍规律在人类思维领域，则成了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的跛脚规律。这种只有你死我活，没有相互转化的斗争性，无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两股道上赛跑的对手，它们不是相互消长，互有胜负，而只是一个战胜一个，一个消灭一个。唯物主义总是稳操胜券，唯心主义则只是为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就象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供猫吃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就这样被日丹诺夫弄成了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了。

哲学之有历史，只是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环节，绝对真理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哲学的发展既表现了时代的逻辑，而又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日丹诺夫定义虽然也强调哲学史应该探求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但他把这种规律仅仅归结为只是唯物主义发生与发展的规律，这样人类思维的发展就被当作只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唯物主义），机械地前进着（即所谓“胚胎、发生与发展”）的演变。这种发展观只是按照旧哲学的本体论，把人类思维的发展看作事物本体结构作用的结果，这样认识论则被完全取消，思维变成了没有主体的观念实体的自我发展。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是根本不同的。

日丹诺夫既然把“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作哲学发展的最终归宿，这就势必承认有朝一日唯物主义可以最终消灭唯心主义，

人类认识也就能够沿着唯物主义的康庄大道一直朝前走去。那时哲学就只是放心地站在人类认识的最高峰上，一味地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思维发展的历史当然也就终止了。当然，这个理想的境界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一万年以后还有唯心主义，没有唯心主义也就无所谓唯物主义。不过，由此倒使我们想起了黑格尔。这位德国老人曾经认为，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他的哲学则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最终实现，因而哲学发展的历史也就达到了顶峰，人类认识终于到达了它的极限。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曾经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四三页）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从其理论本质来分析，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式的“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的翻版，并不能算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史定义。

日丹诺夫的讲话，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被当作经典著作翻译到中国来<sup>①</sup>，并且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教学的指导文件。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当时对廓清中国资产阶级旧哲学史体系的迷雾，是有一定的历史积极意义的。但人们在实际的运用中又总感到，按照日丹诺夫的定义，哲学史上很多现象则无法解释，出现了很多问题，诸如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哲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

<sup>①</sup> 据黑龙江大学缪品端同志说，日丹诺夫讲话的俄文本，是在讲话的次年即一九四八年传到中国的。不过，它最早的中译本则是一九五〇年新华书店出版的《苏联哲学问题》中收录的，以后它又单独印行过。一九五九年又被编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

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日丹诺夫定义，但由于它在当时被奉为不能违犯的禁律，谁要敢于违背它就当作大逆不道，因而它在实际上则又成了对中国哲学史中许多问题进行大胆探讨的一个必须冲破的思想禁锢。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那次会上，大家就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畅所欲言，展开了讨论。不少同志还直接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提出异议。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有不少意见还是相当中肯、相当深刻的，说明随着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不断深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迈开新的一步。现在我们来看这次会，可以说它是一次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促进思想解放的会，对当时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

但是，时隔一年之后，关锋这个中国哲学史界的学阀，却对这次讨论会来了个大翻个的否定。他在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哲学史工作中修正主义》，蛮横地将那些和他反对的意见，统统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而武断地宣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只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进步和反动的政治斗争；唯物主义的老子只能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是在它娘胎里就浸透着反动本质的。如果说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错误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潜在因素，那么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运用中，则被关锋等人给无限膨胀了。他们把哲学史变成只是政治斗争一幅庸俗不堪的观念图解，而它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规律和特点，则被抹得一干二净。庸俗社会学被当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棍子的独断则成了学术是非的最后裁判，这就是关锋所谓反对修

正主义其文的恶劣后果。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又曾先后就哲学史上某些具体问题开展过方法论的讨论，不少同志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简单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批评，说明尽管有极“左”路线的干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是沿着马列主义方向艰难地前进着的。但是回顾这些讨论，也不能不痛心地感到，那时几乎每一次的讨论，都让关锋等人给搅混了。他们挥舞棍子，动辄给你扣上“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俨然以“左派”“权威”君临中国哲学史界。其实，他们只不过将一些马列主义观点、原理，给以绝对化，最后成为脱离任何历史条件，杜绝任何具体分析的抽象公式。他们就是用这个抽象公式，任意宰割历史，一切生动活泼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理论精华，都必须经过它的净化，直到变成没有一点世俗风采、干枯乏味的一堆陈年老帐。于是，他们厚着脸皮宣布，历史的规律已经被找到，别人只须唯他们的马首是瞻，再也不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

关锋只是一个靠整人起家的理论棍子，他所凭借的力量，就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政治上那股宁左勿右的思潮。正因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直泛滥着这股思潮，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简单化、极端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不但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反而随着政治上的特定空气，越来越有所发展，以致成为一股危害中国哲学史研究继续深入的阻力了。

## 哲学是认识论的科学， 还是政治斗争的观念图解？

哲学和政治从来就有不解之缘，它们的关系也最容易混淆

不清。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哲学当作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政治上刮什么风，它就得念什么经，一切都要求“立竿见影”，认为这才是贯彻了“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我们且不说政治对哲学是否真的有这种例外的特权，而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以往的经验教训就不难发现，对哲学与政治关系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理解的唯一结果，就是哲学完全失去它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品格，而只是成了政治的一个恭顺婢女。中世纪的欧洲，哲学从属于神学；中国的封建社会，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历史上哲学的这种命运，是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决定的。当一个社会凭借神权为其支柱，人的一切智慧只能成为供奉神灵的牺牲，科学完全被迷信所扼杀，那么，不管时代的车轮跑得多远，哲学是不可能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十五页）。把哲学与政治仅仅归结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单从理论上也说明我们是马克思的不肖门徒，因为我们只记住“精神武器”这后半句，而把更重要的前半句给置诸脑后，忘记哲学只有首先植根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才能为无产阶级进行当前政治斗争提供理论根据。因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远远不是用服务与被服务所能概括得了的。

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这种片面理解，反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则是把历史上的哲学斗争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抹煞了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特殊规律性。六十年代以后，对这种哲学与政治混而同之的观念，又曾经用一个典型的方式作了概括，叫做：“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而在哲学史研究中，则往往又把作为社会实践之一的阶级斗争，只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



论形态即政治路线，这样，比起把哲学与政治说成是服务与被服务的“服务论”，“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则又进了一步，它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即政治变成了有一个才有另一个的因果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成了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唯一根源了。

我们且不说把阶级斗争归结为政治路线的分歧，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以作为社会实践的阶级斗争说，它同哲学的关系也不能认作是有一个才有另一个的简单因果关系。按照“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的说法，哲学只是来源于阶级斗争并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自己主要的社会职能，哲学史则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在观念形态上的直接演绎，这样，也就取消了哲学史本身存在的意义。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一般概括。它所研究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内容则是认识论。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乃至人自身本质的一种认识，反映了人类思维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哲学史只能是人类认识规律的发展史。这是列宁早已科学地指出了的，他说：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全部认识领域”应当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还有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知识领域”（《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三九九页）。按照列宁的论述，哲学史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以及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史，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把哲学当作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就否认了哲学首先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认识论的科学，而把许多自然科学和生产斗争知识的概括推出认识论领域。哲学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为依据，一切只能仰承政治的鼻息，真理也就没有它的客观的是非标准，那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可能只是少数政治家纵横捭阖的一种权术。这样的哲学则是没有任何智慧之光的独断主义、蒙